

42
34
8

準  
貴

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卷之七

王子頹之亂

周惠王二十一年秋五大夫奉王子頹作亂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爲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蘇忿生也昔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故不和至是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頹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召燕師同衛師伐周立頹爲王三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



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四年虢公鄭伯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突卒王巡號守號公爲王宮于珺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與之號公請器王子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號十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十一年春齊人

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桓公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而春秋書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夫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頹至是雖朔死亦立然未聞其善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卽安于鄭然齊桓方霸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伐衛而桓公不爲會諸侯臨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

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爲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陳敬仲奔齊

周惠王五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公子完出奔齊初陳厲公躍生子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

陳衰此其昌乎陳厲公七年卒莊公林立莊公七年卒宣公杵臼立宣公生太子御寇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御寇素愛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復陳完爲卿完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矩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桓公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完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

妻完完卒謚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氏爲田氏及楚靈王之初滅陳也敬仲五世孫田桓子無宇始大干齊至楚惠王復滅陳也八世孫田成子常得政弒齊君簡公至田和遂代齊而列爲諸侯

晉殺羣公子

周惠王八年冬晉殺羣公子初晉昭侯封其叔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傳至莊伯莊伯子武公伐晉侯緡滅之遂代晉爲諸侯後二年而卒子俛諸立惠王六年惠桓莊子孫之族強盛逼迫公室晉大夫士蔿曰去二族富強之子則羣公子可謀也晉侯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七年秋士蔿又與羣公子謀殺游氏之二子亦

桓莊之族也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至是年秋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九年春晉侯以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爲城絳以深其官始都絳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奪宗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逼聚而殺之桓莊之文無子遺矣是亦可爲世鑒哉

魯三家之立

周惠王十五年秋七月魯公子牙卒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黨氏女孟任說而愛之孟任不從乃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季觀之圉人犖自牆外

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擊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般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姊曰叔姜生子啓方莊公無適嗣愛孟任欲立其子般莊公病而問嗣于其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材可爲嗣君何憂蓋欲進其同母兄也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也莊公曰鄉者叔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莊公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絕且無後飲之歸及遼泉而卒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莊公卒季友竟立子般爲君

如莊公命侍喪次于黨氏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姊子啓方及莊公卒而季友立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擊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乃立啓方是爲閔公時年八歲十六年秋八月閔公及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桓許之便召諸陳閔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友乃歸魯冬齊仲孫湫來魯省難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齊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桓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本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十七年秋八月閔公卒慶父與哀姜通益甚

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慶父以閔公傅嘗奪魯大夫卜齮田公不禁卜齮憾之乃使賊公子武闡季友以閔公庶兄申適邾請魯求納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僖公哀姜恐奔邾以賂如莒求慶父莒人歸之及密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爲孟孫氏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僖公請而葬之季友毋陳女故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其父魯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李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

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孫氏僖公之母成風初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公元年莒人以歸慶父故求賂于魯魯人弗與乃興師伐魯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子之弟季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友遂相魯魯國以理是季孫氏始也二十一年冬公孫茲侵陳是叔孫氏始也襄王七年春公孫敖救徐是孟孫氏始也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魯自隱公將子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爲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

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  
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衛受狄難

周惠王十七年冬十一月狄人伐衛初衛懿公之立也淫  
樂奢侈好鶴鶴有乘軒者立九年狄伐衛衛懿公欲發兵  
兵或畔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懿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  
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  
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殺懿公遂  
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  
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入先之至則生守者石甯一大夫曰不可待也夜以國人  
出狄入衛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初衛惠公之卽  
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  
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  
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乃賦載  
馳之詩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糲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爲  
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初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  
適齊故齊人入之衛文公之立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襄王四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鄆懼狄難  
也五年春秋侵衛十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十七年夏衛文  
公燬卒子鄭立二十三年冬秋圍衛十二月衛遷于帝丘  
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  
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  
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聞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  
祀命二十四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

胡氏曰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  
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與

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  
而衛國忘已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  
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卻  
四夷安諸夏之功見矣

### 楚滅江黃

周惠王十九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江黃  
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齊桓公爲合諸侯爲貫之盟管仲  
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  
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二十年齊侯宋公江人  
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十二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  
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相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

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襄王四年夏楚人滅黃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遂爲楚所滅二十八年秋楚人圍江晉襄公使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楚帥息公子朱而還二十九年秋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sub>利</sub>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救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

權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又曰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黃之滅管仲之言卒驗齊桓霸業於是衰矣陳氏曰陽穀之會貫之盟徒以亡其國焉耳

### 齊桓伐楚

周惠王二十一年春齊桓公率魯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毋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而去師還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以濤塗爲誤軍道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二十二年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之城其所賜虎牢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二十四年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

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蓋欲以申侯說也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不可改也已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有荆楚之難而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百于狄者吞壘尋壘

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蓋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代鄭鄭諸夏之噤喉也合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猶夏之罪以爲計其僭猶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于召陵而僅僅乃爾魯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貞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

胡氏曰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服而齊以爲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悼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桓德于是衰矣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

### 驪姬亂晉

周惠王二十二年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初晉獻公娶于賈嬀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

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嬀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我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與晉爲都晉之啓主不亦宜乎晉侯說之惠王十一年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冬晉侯作

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鄉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十七年冬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詞適不可以帥師君夫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

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歸民教之以軍旅不其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衮御宰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據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患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褱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褱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褱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

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于社有常服  
矣不獲而虜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虜奇  
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  
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遠  
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  
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  
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曰不可不戰  
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遂伐東山敗狄于稷  
桑而反讒言益起史記曰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

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  
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  
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欲立其子二十  
一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憂齊  
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  
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羸與小臣小臣  
亦斃驪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待之  
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  
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毋子避  
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毋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  
廢之妾猶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奔新城獻公

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  
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氏寢不安食不  
甘卽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  
彼此惡名以出人誰入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  
殺于新城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  
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曰申生之藥胙二公子  
知之二公子聞之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保其城自脩宇  
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詢曰校者吾雖鼠踰垣而  
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二十三年春獻公使賈華伐屈夷  
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

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驕  
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襄王元年夏晉獻公疾  
召奚齊之傅荀息謂之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  
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爲之驗於是  
遂屬奚齊于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  
丕鄭欲納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先告荀息曰三怨將  
作秦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



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  
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荀息立卓子而葬獻公二年春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  
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荀息有焉傳曰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  
告公子重耳于狄曰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  
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弟兄  
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父生不及供  
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  
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隣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  
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生及卻彌亦使蒲城午告

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

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

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

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

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

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

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

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

遷胄裔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具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

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繫帛

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帛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

君聞之得國恒于斯失國恒于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猶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不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

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曰公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夷吾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使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夷吾立爲晉君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惠公立使不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

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得擅許  
秦寡人爭之弗能得又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其權夏四  
月晉殺其大夫里克時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  
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憂賜里克死使  
人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絃二君與一大夫爲子  
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臣聞命矣伏劔而死時不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  
秋惠公改葬恭太子申生時狐突適新城遇申生申生與  
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將以胥廬秦秦將祀  
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  
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

帝後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  
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于韓兒童謹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晉惠公  
立六年與秦伯戰于韓秦獲晉侯以歸周襄王命釋之而  
反國十五年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秦納重耳殺懷公重耳  
入立是爲文公初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公曰何謂對曰遇兆挾以衄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  
是交勝也臣故曰且懼有口嚙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  
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懼其入也  
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  
姬以歸有寵後立以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卒以亂晉五  
立而後平

晉滅虞虢

周惠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晉滅虢遂襲虞滅之先是惠  
王九年晉羣子亡奔虢秋虢以其故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十年晉欲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  
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夫民讓事樂和愛親袞喪而後可用也虢始言也亟戰將  
饑十三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虢公入樊執樊仲  
皮歸于京師十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周惠王問于內

史過曰是何神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  
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  
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  
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于命求賜土田之命反曰  
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  
嘉享焉神賜之土出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  
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十七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內虢大  
夫舟之僑曰無德而祿缺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十九年夏  
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晉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  
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

遺子孫憂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冬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

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螳車相碾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侵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是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

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  
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晉滅虢虢公  
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  
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荀息  
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吾馬  
齒亦老矣虢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  
卿士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虢仲于弘農  
謂之西虢封虢叔于滎陽謂之東虢周室東遷虢公忌父

號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至是爲晉滅而東虢亦爲鄭滅  
虞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  
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以爲吳君別封  
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至  
虞公貪而無謀遂爲晉所滅

胡氏曰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  
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王子帶之亂

周襄王三年夏王子帶以戎入寇初惠王元年虢公晉侯  
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是爲惠后生  
太子鄭及叔帶食邑于甘是爲昭公惠后愛少子惠王以

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惠王二十二年夏齊桓公帥諸侯會王世子鄭于首止謀寧周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惠王惡齊侯定世子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二十三年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二十五年春惠王崩子鄭立襄王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諸侯乃盟于洮謀王室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三年夏揚拒泉臯伊緄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虢晉侯平戎

于王四年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帶奔齊冬齊桓公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五年春齊桓公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平不十年王弗召也八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戊周十四年夏王召叔帶于齊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十六年夏狄伐鄭初滑

人叛鄭而服于衛鄭使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狄遂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桀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及王子帶之復也又通于隗民王廢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子帶

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子帶以隗氏居于温冬天王出居于鄭王使人告難于魯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十七年夏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子帶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朝陽按齊桓之霸也在攘夷狄尊周室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宜聲罪致討而平戎于王何爲者哉說者謂受王子帶之奔故爲是姑息夫桓公身不能容

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將謂可曲全襄王兄弟之愛而王室異日之禍從此釀已

### 晉韓原之敗

周襄王七年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初晉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恣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鞏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諾之封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

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先是沙鹿崩晉卜偃日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秦歲定帥師侵晉至于韓晉侯謂慶鄭曰秦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卜右慶鄭吉晉侯曰鄭也不孫弗使以家僕徒爲右步陽御戎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晉侯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

秦奮倍猶未也晉侯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渟而止晉侯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晉侯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

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  
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爾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  
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炮夕以入則朝以死嗟君  
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  
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  
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  
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  
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  
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  
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呂甥且召之呂甥教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况

其卜貳圍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下之不  
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  
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  
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  
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  
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  
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  
羸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  
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  
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蘓之占  
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蘓是占  
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胥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呂錫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也曰必  
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  
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  
小人戚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  
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  
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  
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  
君子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  
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九年夏晉太子圉  
爲質于秦秦婦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  
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  
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  
質妾爲宮女焉十四年夏晉太子圉爲質于秦將逃歸謂  
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  
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十六年冬晉侯夷吾卒  
太子圉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內之晉人殺懷公于高粱  
而授重耳

齊五公子爭立

周襄王九年冬齊桓公小白卒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長衛姬因寺人豎刁以薦羞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史記曰冬十月桓公病易牙豎刁桓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

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爲君太子昭奔宋公病時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蠹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虧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虧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十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死人恐殺其君無虧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宋以桓公盥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

故八月乃葬齊桓公孝公立十年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昭公立十九年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于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爰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初懿公爲公子時與邴馱之父獵事獲不勝及卽位斷邴馱父足而使邴馱僕閭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閭職駮乘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馱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于衛立之其毋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立十年卒子無野立

爲頃公而齊爭立之亂始止

宋襄圖霸

周襄王十年春宋襄公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初宋桓公御說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及桓公卒太子茲父卽位是爲襄公襄公以公子自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先是襄王八年春正月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言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十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二月齊人殺所立公子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  
逐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龐立孝公而還十一年  
春三月宋人執滕宣公嬰齊夏六月與曹人邾人盟于曹  
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宋襄公使邾文  
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  
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  
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  
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  
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李秋宋人圍曹曹不服也  
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十二年宋襄公欲合諸侯魯臧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十三年春宋人  
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  
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  
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  
伐宋初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  
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  
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  
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  
自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  
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  
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君  
猶不得宋國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未足以懲君宋公走之衛子魚復曰國爲君守之迎襄公  
歸十四年春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  
在此矣冬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十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子魚  
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服  
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  
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  
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  
亦可子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  
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  
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  
也十五年宋襄公茲父卒傷于泓故也子玉臣立是爲成  
公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爲政遂足以



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以不遂霸耳

邾人句須

周襄王十三年冬邾人滅句須任宿須句顯更皆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因魯夫人成風毋家故也成風爲之言于魯僖公曰崇明祀侯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禮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十四年春魯僖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秋及邾人戰于升陘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侯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持已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蠱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丁未魯侯及邾師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魯侯胃懸諸魚門二十五年夏四月魯侯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公子遂復帥師伐邾冬魯僖公申卒子魯文公興立三十二年春魯伐邾取須句寘邾文公子焉時邾文公子叛在魯魯侯乃使爲守須句大夫太皞之祀遂絕

陸渾戎之遷

周襄王十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至是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

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三十三年冬魯公子遂會伊雒之戎盟于暴以其將伐魯也定王元年春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簡王元年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陸渾之戎侵宋以其辭受也師于鉞靈王三年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悼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携二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得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

其野穉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十三年春諸侯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晉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芟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裔之裔胃也毋是剪棄賜我南部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

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毅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嘗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景王二十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晉侯使屠剛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亦其鹿周大獲

仁山金氏曰履祥按先王視田畫井而計民授田凡地之可田者既以井授矣其依山阻險高下不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樵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秦晉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逼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為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禱杙于四裔以禦魑魅故父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郊

向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

晉文入立

周襄王十六年晉公子重耳入于晉以立史記曰重耳晉獻公之子也少好士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先是惠王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二十二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重耳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二十三年獻公使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寺人披逐執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隰司空季子胥臣狄人代廣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重耳重耳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

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乃使人迎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乃使寺人披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狄爲可以成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于是遂行重耳謂其妻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其妻笑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重耳怒欲鞭之狐偃曰天賜也民以士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

有二年必獲此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狐偃乃于桑下謀行蠶妾在其上以告齊女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姜氏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狐偃狐偃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狐偃曰事不成犯肉腥

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曹大夫僖負羈之妻言于負羈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重耳受飧反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傷于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于重耳贈之以馬二十乘宋司馬公孫固善于狐偃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人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鄭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

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夫之所啓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亦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楚子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楚子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楚子曰雖然何以報我重耳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綦韃以與君周旋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遜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蕭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楚子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懷嬴與焉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人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囚他日秦繆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彘之文也請使衰從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惡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

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惠公立十四年卒子圉立晉國大夫韓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甥卻芮之屬不欲立重耳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晉人多附焉至是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子犯以璧授公子重耳曰臣負羈絏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以爲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秦兵渡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裘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執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卽位爲晉君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于高粱懷公故大臣呂卻本不附晉侯恐誅將焚公宮而絀晉侯寺人披請見晉侯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汝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汝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汝期三日而汝一日至何速也

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汝期三日而汝一日至何速也

夫祛猶在汝其行乎寺人披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寺告晉侯晉侯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晉侯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于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寺果入焚公官不得晉侯乃如河上秦繆公誘而殺之夏晉侯迎夫人嬴氏于秦秦所與晉侯妻者卒爲夫人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晉侯之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晉侯及晉侯入求見晉侯辭焉以沐豎頭須

所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及宜言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洩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晉侯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儵叔劉晉侯先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狄女叔隗及所生子盾趙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晉侯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時以周襄王有叔戴之難隱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介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晉侯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晉侯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賤臣盍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矜請罪晉侯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

衛文滅邢

周襄王十七年春衛侯燬滅邢初越之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越王第四子受封于邢姬姓侯爵周惠王十五年冬狄伐邢管敬仲言于齊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十六年春齊人救邢十八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邢人潰出奔

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救患也襄王十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文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一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十二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十六年冬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任十七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

夏四月衛侯燬卒

胡氏曰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殘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

28

三

